

從和平教育的觀點探索環境教育理念與啟思

黃欣柔

國家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彭致翎

國家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It is evident that many wars are fought over resources which are now becoming increasingly scarce. If we conserved our resources better, fighting over them would not then occur... so, protect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securing peace...those of us wh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concept of the environment have the burden to act. We must not tire, we must not give up, we must persist.

-Wangari Maathai

一、前言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殷鑑不遠，讓世人體認和平的可貴，嘗試透過各種方式避免戰亂暴力的禍害，然而21世紀的人類仍面臨國際恐怖主義、衝突爭亂頻仍、生活環境日趨惡化等危機與威脅，如何在紛亂的世局環境中維繫和平益形重要。教育可謂推展和平的重要途徑之一，透過教育能傳達孕育和平的理念，進而探索實踐和平的各種可行性（Harris & Morrison, 2003）。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推展終身學習的五大支柱作為21世紀教育的核心言之，其包含：學習認知（learning to know）、學習做事（learning to do）、學習共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學習發展（learning to be），以及學習改變（learning to change）。其中「學習共處」即是基於地球村的形成，人類相互依賴日深，彼此交流互動密切，需要學習尊重多元，以理性避免與解決矛盾衝

突，透過共同合作等途徑因應各種可能的風險和挑戰，以達世界和平與永續發展。

世人談及和平之際，多輕忽環境的重要性，但實際上，和平的推動卻不可迴避環境的議題（Harris & Morrison, 2003；Harris & Mische, 2004）。人類依存環境成長，隨著經濟、科技與社會快速變遷發展，現正處於全球暖化、全球市場扁平化和人口爆炸所結合之又熱、又平、又擠的年代，能源匱乏、供需失衡、氣候變遷失控、生物多樣性消失等問題劇烈激化，因應不當可能會導致難以預測的全面性破壞，不僅無法挽回，負面效應還會持續影響後代（Friedman, 2008）。

環境災害有些是區域性的，有些則是全球性的，這些災害損及環境生態的結構功能，將地球上生態系統緊密相連成為一個攸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其已然成為國際性共通必須面對的問題，環境的破壞所引發人類生存危機，甚至導

致衝突戰亂（Mische, 2004），危及和平。2004年諾貝爾獎和平得主Wangari Maathai 即曾言，「尊重民主、環境及和平是安邦定國的必要條件；當我們破壞生態環境時，必然導致資源稀缺枯竭，人們就不得不為了爭奪資源而戰」。環境資源的壓力既是政治軍事衝突動亂之深層原因，也是結果，歷史斑斑可證，諸如自1914年至1982年間主要基於資源爭奪的國際戰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67年的六日戰爭、1982年的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衝突等（Sharp, 2007），近年來國內外因環境資源問題所引發的爭議衝突亦未曾間斷，不可不審慎視之。

我國於2011年施行《環境教育法》，成為繼美、日、韓、巴西之後，躋身少數將環境教育立法的國家，並將環境教育列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重大議題之一，融入各領域課程學習，顯見國內對於環境教育的重視。盱衡國際推展環境教育多年的脈絡與軌跡，從重視環境保護，乃至強調環境倫理與公平正義，其目的與和平教育一致，均繫於世界的永續發展。國際機構與組織推展和平與環境教育理念實務多年，積累之經驗殊值我國借鏡，目前國內有關和平教育相關研究並不多見，而環境教育為重大新興議題，其內含多跨領域，概念仍待持續拓展。本文從和平與環境教育概念移轉趨勢探究兩者之關聯，並進一步思索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的啟示。

二、和平概念移轉：從消極和平到積極和平

（一）積極和平為根本解決結構、生態暴力危機

傳統上對於和平的概念多指涉無戰事、或非暴力，然其僅乃消極的和平，並未完全涵蓋和平的真正意涵，和平尚有積極的正面意義（Galtung, 1996；Harris & Morrison, 2003）。不同於消極和平的維持性（預防戰亂發生、透過恐怖平衡避免正面衝突），或重視戰亂後的重建，積極和平則是希望根本解決戰爭根源的問題，諸如消除結構暴力、生態暴力所帶來的威脅。Galtung（1996）認為消極的和平（negative peace）屬於治療性質，積極的和平（positive peace）才能有效預防衝突。積極和平不僅是指沒有戰爭或暴力的狀態，更是含涉心理、政治、及道德的價值意識，醞蓄挑戰權力結構、維持公義社會的「行動實踐力」（甄曉蘭，2013）。

（二）和平教育關注人/己、他人、自然互動和諧

近年來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致力透過教育推展和平，隨著和平的理念從消極和平拓展至積極和平，和平教育範疇亦逐漸擴增，從最基本的層次，避免戰亂、定紛止爭，第二個層次則是擴大到與和平教育概念相近的相關領域，例如發展教育、國際教育、環境教育、人權教育、未來學等；第三個層次發展，則關注於互動關聯，包括「人與自己」、「人與他人」、及「人與自然」之間建立和諧共存的關係。現今的和平教育涵蓋層面甚廣，常含涉民主、性別，以及多元文化等議題，亦與健康、環保意識、消費者教育、公民教育等相關，其

為兼具理論實踐之全面性的變革，跨國界、跨領域以求解決全球國際、地域資源、族群人際間的衝突，以創造更為公平及永續的未來（Harris & Morrison, 2003；Hicks, 1988；Page, 2008）。

（三）和平教育乃為建立永續發展的世界

為將和平理念化為實際行動，聯合國憲章第26條宣言聲稱，「教育應直接... 加強對人權的尊重和基本自由。教育應促進理解，容忍和友誼... 並應進一步維持和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宣言》（Manifesto 2000 for a Culture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揭示行動目標包含：（1）尊重生命：沒有歧視與偏見地尊重所有人的生命與尊嚴；（2）拒絕暴力：拒絕一切形式，包含實質、性別、精神、經濟與社會等之暴力；（3）與人分享：與他人分享資源，終止排外、政治與經濟壓迫；（4）傾聽體諒：促進對話與傾聽，捍衛表達自由與多元文化；（5）保護地球：促進負責任的消費行為，發展尊重生命與保護地球的行動；（6）團結參與：促進社區發展及女性參與，提倡民主及創造新型態的團結（UNESCO, 2000）。整體言之，國際間對和平文化的理解與實踐，不僅強調人與人、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亦重視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透過教育深化和平理念與實踐和平文化，以建立平等、正義、和諧與永續發展的世界。

三、環境教育概念移轉：從環境保護到環境倫理

（一）環境教育為涵養覺察環境的知能與倫理素養

人與自然環境該如何共生共榮，達到天人合一、物我和諧的境界呢？近年來地球自然資源快速耗竭，環境品質急遽惡化，尤其氣候變遷與能源危機衍發的諸多問題備受世界各國關注，其引發的危機已從區域性的環境汙染，形成全球性的生存議題，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即為顯例。環境保護攸關地球永續發展，而透過環境教育以提升國民的環境倫理知能與素養，進而解決或減輕環境問題與生態危機乃治本之道（張子超，2014；楊冠政，2011）。

環境教育緣起於聯合國1972年的人類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發表人類宣言，呼籲各國正視環境惡化的問題。環境教育主要為培養國民對城鄉間有關經濟、社會、政治與生態相互關係之意識及關切，提供每個人保護改進環境所需的知識、價值觀、態度、承諾和技能，並進而付諸行動。其目標包括：（1）覺知（awareness）：敏於察覺環境及相關問題；（2）知識（knowledge）：對環境及相關問題的認知瞭解；（3）態度（attitude）：涵養對環境保護改進的價值觀與承諾；（4）技能（skills）：培養辨認和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5）參與（participation）：主動參與改進與解決環境問題的行動（UNESCO, 1977；引自楊冠政，1997）。

（二）聯合國推展環境教育脈絡趨勢

1982年聯合國公布《世界自然憲章》，宣示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強調國際社會對人與自然的倫理關係及責任。1983年聯合國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探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構連議題，進而在1987年發布《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倡議「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省思人類追求繁榮經濟成長之際，須留意生態環境的維護與改善，並加入「世代」的思維，強調社會公民參與公共決策，以維持社會發展。UNESCO於1988年提出「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的概念，將環境教育整合跨領域，包括：（1）社會文化領域：強調人權、和平安全、性別平等、文化多樣性、跨文化理解等；（2）環境領域：強調自然資源保育、氣候變遷、鄉村發展、永續都市、疾病防治；（3）經濟領域：強調消滅貧窮、義務責任、重新定義市場經濟等不同層面。由此，環境教育不僅限於環境面向，而是涉連社會文化、經濟等跨領域議題，需從不同角度審視以理解全貌。除了對於現代生活環境的關注，亦需省思今日的作為對於後代長遠的影響，為規劃行動藍圖，1992年聯合國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通過《21世紀議程》（Agenda 21），重申對弱勢族群與未來世代的關懷，聯合國於2003年更進一步提出「永續發展教育10年計畫」（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5-2014），強調以地球憲章所揭示永續發展的價值觀、行為模式與生活型態，及教育為永續發展的關鍵，訴求（1）尊重生命、關照地球；（2）維護

生態完整性；（3）社會正義、經濟公平；（4）民主、非暴力、和平方式，結合不同形式的教育學習，及從不同學科領域、多重視角理解自然環境資源、社會文化、經濟發展的關係與倫理責任，透過個人、地方、國家、區域、國際組織、全球性網絡交流連結，逐年落實永續發展的願景（張珍悅、徐勝一，2000；UNESCO, 2005, 2009），2012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Rio+20（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io+20）所發表之《我們希望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則聚焦消除貧窮、促進公平、發展綠色經濟、生態系統保護再生修復，以及強化永續發展的制度架構等（UN, 2012）。

（三）環境教育重視永續發展的環境倫理正義

歷年來國際環境會議及重要宣言顯示，各國探討人與環境關係的演進，從經濟發展、生態正義與環境保護等議題尋求共識，人是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自然資源管理應依循環境承載、社會公平與世代正義的原則，亦即自然資源利用不應超出環境承載範疇，需循環再生與永續利用；資源使用須符合社會公平、世代正義的原則。質言之，為邁向永續發展，環境教育典範已然移轉為強調環境倫理，從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到環境關懷的視野，從環境保護、防止環境劣化擴展到扶助弱勢的環境正義，乃至強調對未來永續發展的世代正義（張子超，2009，2014）。基於為永續性而教育之理念，凸顯環境教育與和平的關連與重要性，強調生態安全、責

任與正義，環境教育已不僅限於對應環境問題的教育，而進一步與和平教育相融合。

四、環境教育是踐履積極和平的途徑、建構和平文化的重要基礎

過去，戰爭與和平常常相提並論，然而現今的和平教育內涵有擴增的趨勢。沒有戰爭並非等同於和平，也不一定為永續發展提供充分的條件。傳統消極的和平教育，側重防禦人類的戰爭衝突，往往忽視人類對生態環境的暴力、破壞性的影響。積極的和平乃為從根本解決衝突戰亂的根源，透過行動實踐，消解結構暴力，其所造成的貧困、不公平，及對環境所造成負面的影響（Harris & Mische, 2004）。

隨著全球環境劣化，環境教育引領各界對於人類社會文化、經濟成長與自然環境系統連動關聯的正視，探究隱蔽的結構暴力與不平等。環境教育教人覺察關懷城鄉間有關經濟、社會、政治與生態的相互關係，透過獲取知識、技能，涵養情意態度，提升每個人對環境的意識、澄清價值觀與積極參與的作為，進而能解決與防範環境問題，實踐維護環境的能力。

雖然和平教育和環境教育有各自關注的議題，然二者均聚焦於環境安全、生態責任與正義，以達世界的永續發展。理論上環境教育與和平教育密切關連，和平需環境發展的滋育，而永續環境則仰賴和平維持，彼此連動依存；環境教育與和平教育均面臨的挑戰即是如何藉由非暴力方式解決衝突，公平分享有限的資源共生共榮，以維持生態的安

全（Bajaj & Chiu, 2009；Sauvé & Orellana, 2004；UNESCO, 2009；Wenden, 2004）。

全球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與無限制的消費，直接或間接造成環境污染破壞，引發環境浩劫與生態危機，已然成為國際性的共通議題，環境破壞之後效甚可能為爭奪有限資源，導致戰亂紛爭，環境與人的關係值得深刻省思。基於積極和平在根本解決戰爭根源的問題，以非暴力的方式解決爭端，並建構社會公平正義，避免與消弭世界的不安全及威脅感，從而建立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而如何防患於未然，透過環境教育，提升每個人對環境的意識，體認人類、環境相互依存共同體的重要性，及學習人與環境、人與人和平共處，以理性和平的方式避免與解決衝突，藉由合作因應現在與未來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促進永續發展，是當前重要的課題。

五、對我國推動環境教育的啟示：未來的命運取決於今日的作為

本文探索和平教育與環境教育之連結，人是生態環境的一部分，相互影響且密不可分，就理論層面與國際組織推動環境教育、和平教育之經驗而言，環境教育即為積極的和平教育，關懷生態安全、社會正義之和平教育與環境教育均繫於永續發展，而今日的行動主導決定未來世代的命運。目前國內有關和平教育相關研究並不多見，而環境教育為國民教育課程之重大新興議題，其內容多跨領域，概念仍待持續拓展。經由環境教育意涵探析，九年一貫課程環境教

育係以學生為主體，建構人與自己、社會及自然等層面之學習內涵，具備符合個人發展與社會正義的要求，已然呼應國際環保教育思潮和行動；關於涉及和平教育理念的環境倫理、環境正義態度價值觀之建立，須更進一步深化拓展。透過課程教學規劃設計認知、情意與技能學習，轉化為行動信念，讓每個人都瞭解自尊自律、欣賞差異、追求公平正義、關懷生態、保護地球、解決衝突的重要性，並建立社會責任，對於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為根本，使學生明白生活環境中的人、事、物與和平理念、永續發展息息相連。

（一）以「自發、互動、共好」構建人與己他、社會及環境之學習內涵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核心理念為「自發、互動、共好」，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基於環境教育法對學校教育訂有授課規範，環境教育亦為重大/新興議題，需採整合融入相關領域/群科/學程/科目課程或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並落實於各學習重點內涵和教科用書的編審選用（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環境教育之課程發展應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其自動自發學習，引發學生對環境認知覺察、敏感與省思，與他人、社會、文化、自然環境之間有良好的理解、尊重包容與互動連結；教導學生具辨認與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以在地文化脈絡為基礎，積極面對環境和社會變遷，批判思辨各種價值觀與理想實際之間的衝突，將環境行動經驗融入於生活中；培養學生對自然環境倫理與弱勢族

群的認同與關懷等情意學習內涵，引領學生建立跨文化理解性溝通能力，以因應世界的多變，使其成為兼具和平與環境素養之公民，了解人類有著共同的命運，追求己他、社會及自然環境的共生發展，以建立有尊嚴、團結、永續發展的社會。

（二）透過理解的課程教學設計，實踐環境教育與推展和平教育

和平教育與環境教育涵蓋範疇均相當廣泛，係屬跨領域整合的學習。以環境教育言之，其課程設計發展之理想作法，是融入課程綱要各學習領域的學習目標、核心素養能力中蘊涵環境教育知識、情意與技能。然若要整體課程架構內容真正達成永續發展環境文本重建之理想，則需透過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者，及各學科領域教科書編輯者，從科際整合的理念慎思課程規劃設計。

優質教科書未必能保證良好的教學與學習效果，尚須同時增進教師課程教學與教科書之專業知能與設計能力。教師應了解和平教育理念及教學、學習與文本的關係，以學生為主體推展實踐和平教育（for peace education），而非單僅是和平教育的傳授灌輸（about peace education），並依學習者特性、需求以及教學策略適切改變，以創意彈性的方式運用不同的教材，將和平、永續環境理念融入於教學。

（三）跨越多元領域合作共構教材以促進和平與永續發展

將和平教育、環境教育的理念及實際操作轉化為課程與教科書實需教科

書編審、選用、使用等利害關係人投入更多的心思與努力協同建構計畫。教科書應以學習者為主體，掌握課程設計之理念與精神，適時融入各學習領域的教材內容之中；透過開放多元彈性的教科書設計，從單一領域到多元領域及領域整合的學習，跨界合作編製教學媒材資源、跨學科領域學習理解和平教育的內涵。教科書多元共構，可透過跨國共構教科書、跨界合作編製教學媒材資源、跨領域合作等方式，針對環境教育議

題，藉由國際對於教科書共構促進和平的經驗為借鏡啟發，作為國內發展構建符合本土國情實務模式的參考，並透過與國際學者合作交流，踐履世界和平。

綜而言之，和平教育係透過教育落實和平的理念，不僅教育什麼是和平，更要瞭解如何達成和平，即是將和平的價值在學習的過程中內化，藉由認知、態度改變轉化，達致各種和平依存的可能模式。和平教育與環境教育密切關連，值得深入探究。

參考文獻

- 張子超（2009）。一個環境典範急速轉移的時代。載於陳慈美（編譯），*環境倫理學入門*（頁16-18）。臺北市：生態關懷者協會。
- 張子超（2014年2月）。環境與資源管理。永續發展教育論壇—環境資源管理、氣候變遷、綠色產業與綠色消費，國家教育研究院。
- 張珍悅、徐勝一（2000）。永續發展教育脈絡探討：「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之回顧。*地理研究*，52，1-25。
-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取自http://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15/pta_2279_8619537_09968.pdf
- 楊冠政（1997）。*環境教育*。臺北市：明文。
- 楊冠政（2011）。*環境倫理學概論*。新北市：大開資訊。
- 甄曉蘭（2013）。推動和平教育的意義。載於甄曉蘭（主編），*和平教育理念與實踐*（頁1-16）。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 Bajaj, M., & Chiu B. (2009).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peace education. *Peace & Change*, 34(4), 441-455.
- Friedman, T. L. (2008). *Hot, flat and crowded: Why the world needs a green revolution and how it can renew our global future*.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Group.
- Galtung, J. (1996).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Harris, I., & Morrison, M. L. (2003). *Peace education*.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 Harris, I., & Mische, P. M. (2004). Environmental peacemaking,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Integrating education for ecological balance and a sustainable peace. In A. L. Wenden (Ed.), *Educating for a culture of*

- social and ecological peace*(pp. 169-182).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icks, D.(Ed.). (1988). *Education for peace*. London: Routledge.
- Mische, P. M. (2004). Ecological security: New challenges for human learning. In A. L.Wenden(Ed.), *Educating for a culture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peace*(pp. 31-52).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auvé, L., Orellana, I. (2004).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a culture of peace. In A. L. Wenden(Ed.), *Educating for a culture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peace*(pp. 99-122).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harp, T. (2007). Resource conflic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eace Review*, 19(3), 323-330.
- Page, J. (2008). *Peace education: Exploring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 UN (2012). *The future we want*. Retrieved from <http://rio20.net/en/iniciativas/the-future-we-want-final-document-of-the-rio20-conference>
- UNESCO (2005). *International implementation scheme (IIS) for the DESD*. Retrieved from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86/148654e.pdf>
- UNESCO (1977). *Trend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is: Author.
- UNESCO (2000). *Manifesto 2000 for a culture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esco.org/bpi/eng/unescopress/99-38e.htm>
- UNESCO (2009). *Review of contexts and structures for ESD*. Retrieved from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8/001849/184944e.pdf>
- Wenden, A. L. (2004). (Ed.). *Educating for a culture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peac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